

信心的戰爭

吳老牧師

(Hans R. Waldvogel)

我們都身處於一場爭戰中——一場信心的爭戰。一段時間之前，我曾處在一種掙扎中，後來我讀到大衛與歌利亞的故事，當以色列全軍正因著歌利亞而驚慌失措並爬入坑內躲避時，我為著這「小子」的勇氣感到驚訝；以色列人幾乎與任何敵人都作戰過，但現在這一個敵人對他們而言實在是太大了。他們彼此說：「這上來的人，你看見了嗎？你聽見了嗎？」然而這位一身牧羊人打扮毫無武裝的小大衛卻說：「這未受割禮的非利士人是誰呢？領我到她面前，這是耶和華的戰爭，祂將為我們爭戰，並且全地都將知道以色列中有神。」

當我讀到這裏我便自問，「是什麼使大衛如此自信？」他一定曾經知道神，而這正是他與以色列全軍不同的地方。藉著信心他征服了巨人，並且藉著勝過那巨大的敵人，他為神所有的百姓帶來了得勝。

當十個探子回來宣告有關迦南地的壞消息時，全以色列人都哀哭發怨言說：「摩西領我們進入這地是為著要在這荒地埋葬我們以及我們的孩子，搖籃裏可憐的蘇西啊，她眼看著就要成為別人的掠物了！」六百萬的全會眾徹夜哭號，但聖經說在那兒有兩個人——迦勒和約書亞——他們卻有一個不同的心志，他們說：「不要這樣，耶和華若喜悅我們，就必將我們領進那地，那蔭庇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了，讓我們去得那地並且打敗我們的敵人。」聽完他們信心的話後，全會眾卻要拿石頭打死他們，但他們仍保有這不同的心志。他們怎能如此？他們說：「耶和華與我們同在，並且要將那地賜給我們。」

當我正在掙扎中時，我說：「若是我早知道這是耶和華的戰爭，我就不會懷疑或發怨言了，我會奉主的名一直向前，並要宣告我的得勝。」現在主使我清楚地知道這正是耶和華的戰爭。

神使耶穌基督親嘗死亡，再從死亡中將祂復活，在祂離世前，耶穌宣告：「成了。」我們若相信這話是向著我們說的，便能領受這得勝話語：「對你而言這已經成就了，並且三日後我將再復活並從天父那裏領受聖靈的全能，祂將臨到你，祂要將從我領受的顯現給你們看，並且無論你們奉我的名向天父求什麼，祂必賜給你們。」

你明白「信心就是得勝」嗎？信心是生命與死亡差異的所在，信心不是倚靠感覺，不是倚靠徵兆，不是依靠醫生所下的診斷，而是倚靠神的話。神說了什麼，神

又做了什麼？

當門徒看見耶穌在風浪上走，他們變得驚慌失措，因為他們以為祂是鬼怪，但當彼得認出那是主後，他說：「主！如果你，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裏去。」你可以看見他在風浪上輕快地走著，然而一旦他將眼睛從耶穌的身上轉開時便帶來了災難，他全人便向下直落。

「彼得，為什麼疑惑呢？」我們也許會質疑耶穌為什麼沒有握住他，但他需要學習一個重要的功課，唯一能安全行走的方法就是在信心裏行走。

保羅在他成為成功的使徒之後也必須學習這個功課，他說他已經看自己是死的，當他的案件被審判時，他這個人是絕對毫無指望的，他說：「我們已被判了死罪，好使我們能學習一項偉大的功課。」這是什麼功課？在那兒有一個生命與康健的泉源，從其中我們取水來飲。當你的屬地資源已證明失敗並且你失去了天然人的能力時，祂是復活的神子；當你摸著祂衣裳的繸子，生命的能力將流進你必死的身體，這位使耶穌從死裏復活的神將藉著住在你裏面的聖靈使你這必死的身體甦醒過來。

神為何要用聖靈施洗？這不只是要使我們得著一段舒服的時間，而是要成就祂的計劃，祂盼望能預備我們的身體好得著歡喜快樂，而非進入墳墓，祂不是辦理殯葬的主(undertaker)，而是使我們進天國的主(upperaker)。這位在我們身上做工好使我們被改變像祂的神，也是賜下聖靈作為印證的神。

只要想一想聖靈的洗禮為你帶來了什麼，睚魯說道：「噢，若是我能摸到耶穌！我的孩子正在死亡的邊緣，若祂能及時來到我的門前，她就能存活了。」但你不用到大街上去尋找祂，祂正在你的心中，祂也在你的口中，若是你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裡相信神將祂從死裏復活，你就成了祂復活生命其中的一份子。

一位婦女曾說：「若是我只要摸著祂的衣裳……」她害怕面對面遇見祂，所以她走在祂的後面，當她一摸著祂衣裳的縫子時，能力便湧入。如同摸著一條電線，你能感覺到它的能力，耶穌需要回應她的信心才能賜下祂的能力來幫助她，她則能在自己的身上感覺到此大能。

噢，一旦你藉著信心來摸祂衣裳的縫子，一旦你的信心活了過來，你將感覺到神的大能。當你默想神的話語時，信心便活了過來，神到底說了什麼？祂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它們是明確且肯定的，多少次祂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耶穌基督在聖經裏所說的話是和祂的同在有著相同能力的，二者是完全相同的。

「你為何要疑惑呢？」祂不是僅說說而已，而是已經成就了，祂將自己給了你作為你罪的贖價，並且祂擔當你的軟弱，背負你的疾病。一切都已結束，已經成就，並且完成了。神已將祂從死裏復活並使祂成為賜生命的靈，所以祂能佔有你的身體並且用那復活的大能充滿它。

在神的話語中有你所需要的綜合維他命，它會為你身體注入活力，為你的靈魂帶來生命，聖靈的火將燒著你並賜你能勝過地獄的信心。你無須倚靠自己來爭戰，耶和華將為你爭戰，若大衛如同其他以色列人一般，他也會爬進坑裏的。

蒙愛的，我們都應該為信心而戰，我們也應該彼此扶助來信靠神。絕不要說不信的話，要說信心的話。若是你除了阿斯匹靈以外就沒有別的可以信靠的，那就待在家裏，把那些藥丸都餵給你的狗和貓吃吧。當你正處在試煉當中時，若有人探望你並向你說那信心的話語，這將帶來何等不同的結果啊！

耶穌是信心創始成終的那一位，祂從未帶來疑惑，祂說：「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祂的人嗎？」豈不更將！耶穌的話總是信心的話語，特別是現在，因祂已從死裏復活，並且已為著你我升到神的右邊，好使神一切的應許在祂裏面都成為是的，也都是阿們的。

讓我們深深牢記我們都是神的精兵並且需要穿上神所賜全副的軍裝，我們榮耀的元帥要領我們前去得那祂自己正在賜下的勝利。

復活……基督徒經歷的模式

滕慕理

(Merrill C. Tenney)

每一年復活節的到來，紀念著那空了的墳墓及主的顯現；並且那些在追思禮拜中常被誦讀的經文，對許多基督徒來說，成為他們對這本來應有顯著意義之事情的有限認識。這個受了限制的觀念所帶來的不幸結果，就是對福音的一個不完全的瞭解。復活絕不能被貶抑到只是一個為支持基督教信仰而需有的強有力輔助神蹟，這樣的地位，它也不只是這個已被宣告了的救贖計劃的最後一幕而已。因為祂為基督的啟示及神的能力在這敵對世界中的至高彰顯都留下了最佳的標記，復活也是基督徒經歷的重心與模式。

基督徒經歷復活的對照以洗禮開始

洗禮就著羅馬書所說，本義是從復活而來的，而不是單單地藉水洗而得潔淨。「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祂的死嗎？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羅六：3、4）。從五旬節那一天（徒二：41）直到如今，洗禮已成了對基督信仰的正常認信方式，以及進入看得見之教會的正確途徑。接受洗禮的信徒藉著洗禮的象徵意義，認識到祂已經向著罪死了，也埋葬了，從此以後永遠地與罪惡及過去生活中的習慣和罪行斷絕了關係。當他從這劃分界線的水中出來時，

他已進入一個完全新的存在中。「新生的樣式」（羅六：4）是這項聖禮所宣告的，而不僅僅是重新調整方向而已。「新」（Newness）（希臘文 *Kainotes*）這個字意謂著新鮮的，一個已往從不曾知道的生命。

這個新狀態的真實性和永存性是藉著基督歷史上的經驗而得著保證的。「祂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祂活是向神活著。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穌裡，卻當看自己是活的」（羅六：10、11）。因此，復活是基督徒生活的基礎，而不僅是生活的例子。信心所牽涉的不但是對這件事的了解，還是因這件事的意義所起的作用。成聖或個人稱義生活進展的整個觀念都是植基於認定基督徒已經從死裡被復活了，已經永遠地從罪中被斷絕，且獻給了聖潔：「倒要像從死裡復活的人，將自己獻給神，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羅六：13）。

成聖在理想及實質兩方面便因此與基督的復活連結在一起。理想的一方面在歷史的模式上是已被描述過了，實際的一方面則是從個人經驗中形成的。按著羅馬書裡的記載，保羅曾經因著他與律法的關係而遭受極大的內心衝突。像其他任何一位虔誠的猶太人一樣，他相信律法是神公義的啟示，並且他誠心地要努力遵守它。但是他那幾乎完全遵守律法要求的行為，所引發的不是安全的感覺，相反的他經驗了一個痛苦的挫折感及經常地違反他所認定公義的目的。他的內心成了他宗教的責任與個人慾望的戰場。律法所做的不是改善這種情況，而是因著他罪惡感的增加而帶

來更深的衝突。他愈努力要勝過犯罪的傾向，它們便更為有力。他便說：「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羅七：21）。他因著良心上無法放棄的理想而進退維谷，陷於膠著狀態——因為他知道它們是神的啟示，以及他無法壓抑或根除內在向惡的傾向。

唯一脫離這困境的方法是一個外力的介入使這天平的一邊能得勝。保羅在基督裡找到了答案，「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羅八：2）這認同神的律法的「心中的律」（七：23）以及那最終引他走偏的「罪的律」，使他一直處於善與惡的坐立難安之中。這「聖靈的律」能達到喜好公義的目的，因此便確保了得勝。

然而，聖靈的得勝是植基於復活的。祂是被稱為「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靈」（八：11），祂以將耶穌從死復活的相同大能在人的當中展現積極的作為。因此，真實的基督信仰是遠超過所謂的宗教的；它是一個道德與靈性的力量，能重新創造人的內在生命並能轉換他的個性。

使信徒完全的活潑，本源就是基督的復活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保羅如此向加拉太人說（加二：20）。使徒保羅所說的不僅是採用基督的典範這樣而已，而是被這位復活的主明確地掌管（一：1）。基督進入一個人的生命會帶來復活與更新的能力。

保羅藉由另一種方式來解釋這個意思。「你這睡著的人，當醒過來，從死裡復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弗五：14），這是一首早期基督詩歌中的一段，在意思上也是相同的。那些「死在過犯與罪惡當中」的外邦人是藉著基督的能力而得生的，同時也被提升到得勝的光景。這樣的得勝若要持續，必須被那產生它的相同力量給保持住。如果救贖只適用於從罪的刑罰中得著最後的解脫，而不是從現在的問題中，那它對於每天緊急的事便成為毫無意義了。

為了能完全地向以弗所的基督徒描述這新生命的大能，保羅在他的禱告中花盡了他一切詞彙上的能力：「……使你們知道……祂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Power），是『何等浩大』，就是照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Working）的『大能大力』（Might），使祂從死裡復活……」（弗一：18~20）。

斜體字顯明了這神聖能力的四個方面。「能力」（希臘字 *dunamis*）是蘊藏於那些被圍在水壩裡的水源之中或是藉著打開開關而引出的電流之中的潛能。當能源被需要用來完成某項工作時，那媒介是有用的。神能力的浩大是隨時為信心的接觸而預備好的。「運行」是使用了的能力，正確地在一個給予的情況下作用。當蘊藏的能力被使用了，它的效應便成為可見的了。「力量」意思是控制下的能力，就像電流通過了燈泡的燈絲，並且佔有了燈絲的每一元素，使它成為白熱。「大力」是能力在使用過後所產生的結果傳輸給一個物體而產生它自己的能量。這些不同的觀念

在基督的復活上有了最完美的示範。這蘊藏的能力明顯地是足夠有力來解除十字架所造成致命的傷害並使耶穌恢復與祂門徒之間的交通。那被使用的能力打開了墳墓並更新了祂的肉身。神的支配管制著祂其後的活動，使祂能在進入這新的肉身狀態後隨著神的旨意出現或消失。這個動力在基督身上被完全並在信的人身上生育成長，是屬靈生活公認的基準。

以弗所書的下一章毫無遺誤地聲明基督徒的經歷須與此模式相符：「然而神……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祂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弗二：4、6）。保羅進一步藉著強調復活的結果來說明這比喻，藉著與基督聯合，信的人與祂一同分享祂得勝的永久好處。顯然地，保羅尚未得著那最終身體的改變，但他已經得以在靈性上被轉換成得勝的地位，以至於在世界上有了新的外觀。復活並不只是一個孤立的肉身事件，單單為證實基督所宣告的而已，它也會因著神的生命被使用在人的困境中而產生的全部屬靈及肉體上的作用。使耶穌從死裡復活的相同大能是一直在我們裡面的，有一天它會在瞬間裡從我們的外表顯現出來。這兩方面都是藉著神的恩典而成就了救贖。

你的信心在哪裡？

(C. Nuzum)

在這段日子裡，撒但正用詭計欺騙許多神最寶貴的聖徒，讓他們以為他們沒有信心，或至少沒有足夠的信心使他們有把握得到神的應許。

撒但知道「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撒但定意要毀壞神百姓的信心，認為這是打敗神百姓最有效的方法。有時候神會將耶穌的信心滴一點到人的心中，只要這樣，就足以使人的心即使遇到地獄一切的搖撼也不會震動。這是最蒙福，最寶貴的經歷。可是我們也要「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林後五：7）。我們每個思想、言語、行為，都是我們「行事為人」的一部份，這一切都應該要憑著信心。神為了要我們能一直憑著信心行事為人，便「分給各人不同的信心量器」（羅十二：3另譯）。這裡的「分給」是過去式，意思是「神已經給了」。

聖經說「信心是神所賜的」，可是我們這裡看到神已經賜給每個人一個信心的量器。沒錯，信心也是聖靈的果子，也是聖靈的恩賜，但是神也已經給人一個信心的量器。神既然給人這個量器，也要人為這量器負責。

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四至三十節中那個得到一千兩銀子的僕人只犯了一個錯，就是沒有用那一千兩銀子。另外兩個僕人只因為用了銀子，他們的銀子就加倍。我們只要引用聖經就可以證明每個人都有信心，不過我們的經驗也可以證明這件事。你對銀行有信心，所以才把錢存在銀行裡。你對支票有信心，才會接受支票。你對匯票有信心，才會買匯票。你對郵局有信心，才會寄信或寄貴重的東西。你對椅子，

對床有信心，才會在上面休息。你的信心又多又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你對某個人事物的信心動搖了，你的信心會馬上轉向另一個人事物。你的信心會一直陪伴你，直到你嚙下人生最後一口氣。只要你活著，你每時每刻都在某件事上運用你的信心。

可是你的信心在哪裡？那個領了一千兩銀子的僕人把它埋藏在地裡。

如果你只對你周圍的人事物有信心，卻不相信神的應許，你就是把那一千兩銀子的信心埋藏在地裡。哎！真是可嘆！許多人的光景不正是這樣嗎？他們真的相信屬地的事，卻不相信屬天的事。試想你把你對人的信心用在神身上，你這個人會有何等大的改變。

如果有一個人告訴你一件事，你不會看你裡面有多少信心，也不會看你的信心有多強，甚至也不會求神給你信心。你只會想：那個人是否可靠？他是不是從來不說謊？他的判斷是否值得信賴？你只會問他是誰，然後決定你是相信他，還是懷疑他。你從來不會先省察自己，看自己有沒有信心，然後再決定是相信他，還是懷疑他。好了，如果你能夠「怎樣對人，就怎樣對神」，你就可以在任何事上都相信神了。

聖經說：「你們應當思想耶穌」。怎樣才叫做「思想」？你可以說：「這應許是誰給的？」，「是神。」，「神是誰？」，「祂是那位從不說謊，毫無謬誤，決不更改的神」。既然如此，祂怎樣說，事就必定怎樣成就。

你只要這樣思想祂，不去想你自己有沒有信心，就會覺得把你原本放在人身上的所有信心放在神身上，把你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神和祂的話語上，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你的信心也就不會埋藏在地裡，不會用在屬地的事上，而是投向神和祂的應許。然後你就會像那有二千兩銀子或五千兩銀子的僕人一樣，發覺你的信心愈用愈多。

神說你如果在小事上忠心，祂就要分派大事給你管理，可是在你還沒有得到神兒子的信心，或是還沒有得到聖靈結出來的信心果子、聖靈所給的信心恩賜之前，你必須先用這個神已經給你的信心量器。神甚至說，人必須信有神，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才能到神面前來。（來十一：6）。這顯示我們必須用我們的信心向神跨出第一步，而這信心也是神已經給我們的。彼得說我們的信心要被試驗（彼前一：7），指的就是這個信心。

福音書中那個敘利非尼基婦人的信心經過極大的試驗，以致耶穌對她說：「你的信心是大的」。這信心就是我們這裡所說，她從神已經賜給她的信心量器中拿出來的信心。何以見得？因為她那時還是沒有得救的外邦人，不可能接受從神而來的信心，不管是耶穌的信心，還是聖靈果子的信心，或是聖靈恩賜的信心，她那時都沒有。神沒有改變，如果我們願意把神所賜給我們的每一分信心都用在神身上，而且當神給我們一個像那位敘利非尼基婦人所受的大試驗時，如果我們還能站住，相信，我們就要聽見神照樣對我們說：「你的信心是大的」。耶穌何等喜悅她的信心，

而且耶穌給她特別的恩典，凡她想要的，耶穌都幫她辦到了。可是我們要注意，她一點不搖擺，一點不疑惑，也不多問一句話；她只是站住，相信，我們也必須這樣。

撒但能把懷疑塞給我們，可是神說，唯一攔阻我們接受神的，就是我們對神的懷疑。如果我們馬上拒絕撒但塞給我的懷疑思想，宣告這種讓我懷疑的思想是假的，並且宣告這思想的反面才是真的，撒但的思想就絕對進不了我們心裡。神很看重我們的心，並且說「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四：23）。只要你的心站立得穩，堅信不移，神不會因為撒但把一些思想塞到我們心裡而定罪我們，只要我們馬上抵擋它就好了。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節說：人若心裏不疑惑，只信他所說的必成，就必給他成了。所以我們要說：「這個應許是我的。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也都是實在的。而我在祂裡面，所以神的應許也都是我的。」

神告訴以色列人，在神所應許他們的地上，凡他們腳掌所踏之處都是他們的。這給我們的教導是：在基督裡，無論哪一個神的應許，只要我們願意站在上面，那個應許就是我們的。所以我們要說：「我要站在這應許上，直到神真的將這應許成全在我生命中。我要盡心竭力，把我一切的信心都用出來，我的信心就會愈用愈多。」（請見帖後一：3）

在馬可福音八章二十四節，那人知道他自己沒有什麼信心，但是他用他一切所

有的信心，並且宣告這信心，耶穌就給他更多信心，因為他已經用盡他一切所有的信心；他所禱告的，神也都應允了。如果你肯把你一切所有的信心都放在神身上，並且宣告你確實相信，並且把一切撒但塞給你的思想都扔在一邊，不看別的，只看神和祂的應許，那麼只要你所祈求的是聖經的應許，你就也會得著一切你所祈求的。

從錫安直到地極（十九）

歌登·賈德納

(Gordon P. Gardiner)

第二十一章 魏特摩媽媽

「在她漫長的一生中，魏特摩太太 (Mrs. Whitmore) 和不同教會與宗派都有關聯。」這是她的傳記作者所寫的話。其中之一是錫安城，另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是紐約市的福音帳幕 (Glad Tidings Tabernacle)，那是五旬節教會中最早期也最傑出的教會之一。

艾瑪·摩特·魏特摩 (Emma Mott Whitmore) 生於一八五〇年，她的父親亨利·摩特 (Henry A. Mott) 是他那時代傑出的律師。摩特一家是紐約社交圈中古老、富有的家族，摩特街 (Mott Street) 就是以他們命名的。(今天這條街座落於紐約市最貧窮的區域，說明了這都會區居住情況的變遷。)

「我十五歲時，因為是教會成員，我渴望活出一種嚴謹的基督徒生活；但過了

數年，我開始落入世俗化中。當世界帶著它的試誘與陷阱潛進我心中時，我有許多次像古時的彼得一般，努力地擠在那些不認識神的人所創造出來的火堆旁取暖。」

她與一位成功的商人席德尼·魏特摩 (Sidney Whitemore) 結婚之後過了不久，「看起來情況會有改變，但興奮刺激的事物不止息地循環著，緊跟著的是或多或少時尚而鬆散的生活。跟著我丈夫，我的心被社交場合的歡樂迷住了。晚宴、廣結人緣、跳舞，以及各種娛樂場所，幾乎將一切對信仰活動的渴望都排除在外了。這種偏離正路的光景是狡詐而逐漸的，所以我們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實際上已經墮落到多麼深的地步。但有時在公開宣認我們對神的忠誠之後，我會意識到我所過的生活是不對的。我們與我們所應許的，以及教會對我們的期望，並不相稱。我們的朋友多半是那些尋求世俗享樂的人，而那通常會導致靈性健康走下坡。」

對一切熟悉紐約市的人而言，魏特摩家聞名的地址公園街七百二十三號，就足夠代表了他們的財富，以及他們所涉足其中的世界社交圈子。至於教會，他們所加入的是第五街長老教會，提奧多·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美國第二十六任總統) 的家庭也是該教會會友。

魏特摩太太這種世俗化的生活，並非一直沒有遇見什麼警告；事實上在她結婚早期，一八七二年時，她曾跌下樓梯，最後一節脊柱受了傷，以致有十二年之久她無時不覺得疼痛，甚至有數月之久她必須被人抬著上下樓梯。然而縱使在這樣的情

況中，魏特摩太太仍熱衷於參加一切社交享樂；雖然這使她的情況惡化，甚至有不少日子必須臥病在床。但同時，就在那漫長的病痛期間，一種對她靈性光景的深沉關切，逐漸佔據她的心中。

在神的攝理之下，她也有一個朋友關心著她的靈性，並邀請她參加在第二十三街基督教青年會 (YMCA) 的聚會，講員是從英國倫敦來的亨利·瓦利牧師 (Rev. Henry Varley)。魏特摩太太「不太情願地」同意去，但她「沒有很看重這件事，因為她聽說講員是個悔改的屠夫。」她認為像那樣的人，「不會講出什麼使她有興趣的東西。」

魏特摩太太回憶道：「當我答應要陪她去的那位朋友來的時候，我還未預備好；為什麼我要預備好？雨已經下了數小時，誰會想在下雨時去參加宗教聚會呢？那對一個人的健康是有損的。但那位朋友認為這場雨並不比許多我們前往社交場合時下的雨更大，所以在她的堅持下，我被迫趕緊預備妥當。」

「瓦利先生讀的經文是彼得前書二章二十四節：『祂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祂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一種可怕的感覺逐漸充滿在我心中，我的頭越垂越低，羞愧與懊悔的眼淚遮蓋了我的雙眼。我似乎瞥見了基督，祂正慈愛地吸引我，要將我的注意力從世界試探的聲音，與迷人眼目的誘惑中，轉移到祂榮耀的自己身上。傳道人那搜尋內心的，

甚至刺入剖開的話語，使我甦醒過來，看見自己世俗化的光景。

「瓦利先生的講道要結束時，他向那些離開主飄流在外，如今渴望儘快回轉到主面前的人，發出一項懇切的邀請。我不需要人的勸服，就跟在一些別人身後，來到一個專為陪談與禱告設立的房間裡；若非這樣的安排，我就不敢這麼做了。」

「我稍為緊張地看看四周，盼望不會有人認識我，卻非常詫異又非常快樂地看見我的丈夫也為同樣目的留在那裡。一直到那時，他都不知道我也在同一棟房子裡；而我也完全沒想到他會在那兒。但有恩典的神同時使我們兩人的心都悔悟，而覺得應該留下來。」

「那個下午我們那麼謙卑低下地來到祂面前，並全心定意要活出一個不同的生活來。然而一直到下一個禮拜天，我們的決心才成為實際。」

對社交圈的人而言，他們的決心在一個最不可能的地方付諸實現。那是位於水街（Water Street）三百一十六號，該城最壞、最粗野的地區，原來是一個小跳舞廳，現在變成了敬拜的地方。傑利·麥奧力（Jerry McAuley）在那裡主持一個佈道所，他以前被稱為「水街的老鼠」，現在則被稱為「第四區的活奇蹟」。那位曾邀請魏特摩太太去基督教青年會聚會的朋友，說服他們夫婦去訪問水街佈道所。魏特摩太太寫道：「那地方擠滿了被罪玷污的人，瀰漫著一股臭味。傑利用粗獷的語氣命令我們往前坐，他說：『你們三個站在後面的人，到這裡來，坐好！』我們不習慣被這

樣對待，那時我們也還不認識隱含在傑利粗魯態度背後，那顆偉大的心。

「當我們等待著聚會開始時，我的丈夫低聲論到我們四周那些可憐的傢伙，他們看起來確實都是有病的。但是當聚會繼續進行時，神開始抓住我丈夫的心，不久也抓住我的心；我們都意識到自己的生命是無用的，所以我們二人都在痛苦中安靜無聲。我們不再覺得比四周那些「可憐的傢伙」優越，而在羞恥中低垂著頭。然後神的靈使我親愛的丈夫明白，如果我們願意聽的話，這些可憐的傢伙中間有人有話對我們說。」

「那是何等奇妙的聚會！在唱詩禱告之後，傑利讀了幾節聖經，然後簡單而觸摸人心地解釋了那段經文。接著他敘述他自己那奇特而動人的故事，沒有一顆心不受感動。緊接著是作見證的時間，在那之前我們從未目睹這樣的景象，你不需要催促人作什麼，同時有三個人、四個人、五個人站起來，很快更多人跟著站起來，他們都心裡火熱，充滿了對神的感激；因為神拯救他們，並每天在最厲害的試探中保守了他們。聽見他們見證的人，沒有一個不深深受感動的。我們知道這些人都經歷了真實的改變，也擁有真實的事物；不像我們耗費年日，將我們的心思沉迷其中的社交圈子，所習以為常的虛飾外表的樣式。」

「最後，我的丈夫大大得勝了自己，讓我非常驚訝地站起來，請求在場蒙了救贖之人為他禱告。他是那樣一位拘謹的長老會教友，非常固守傳統，所以我幾乎不

能相信我的眼睛。他將臉埋手中，來遮掩他的情感，我看見淚水從他的手指頭間流下來。雖然我的心那樣世俗化，但那是我所見過，他最高貴、最勇敢的一幕。我不能讓他獨自站在那兒，他往哪裡去，我也要往哪裡去，所以我站起來，安靜地站在他旁邊。

「傑利用銳利的眼神看我們，然後用響亮得幾乎刺耳，叫我嚇了一跳的聲音說：『你們是認真的嗎？你們兩位？』我們點點頭，但裡頭的情緒卻爭戰著；我們兩人都很奇特地受了感動，但我知道我的驕傲在反抗著，因為我們竟要請人為我們禱告，而且還是被一個賊（雖然已經悔改了）領回神面前！『如果你們是真心的，就來跪在這張長椅子旁！』他一邊說著，一邊指著一張被蟲所蛀，一點也不乾淨的舊椅子。一會兒功夫，那兒就跪滿了賊、醉漢、賭徒，以及街上被棄的婦人。」

「我們去那兒是為了看一看第四區的『奇人』傑利，但我們自己反而確實成功地贏得了那頭銜！我們習慣穿得很整齊去吃晚餐，當我們決定去看傑利時，我們正穿著外出的禮服，一點也沒想到要脫下來；但那兒太擁擠又太熱，我們不得不將外衣脫在一旁。我們一定引起許多的好奇，因為我們盛裝站在那群混雜、穿著破爛的人中間！」

「在我們四周都是一些穿著單薄、髒髒的、看起來不像好人的男女。最後我們都排成一行，緊緊跪在一起。傑利從一端開始，『弟兄，禱告吧！是的，你必須禱

告。我可以禱告到最後一口氣，但那不會救你，你必須自己禱告。』許多人的禱告詞都是傑利建議的，最多的禱告是：『神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

「我一直沒有想到傑利會要求我開口禱告，我只是一直想到我丈夫。他會怎麼禱告呢？他說得一口漂亮英語，每次在社交場合他受邀說話時，我總是以他為榮。我知道他的禱告一定會非常突出，不同於其他人。」

「最後傑利來到我們那裡，他將手放在我倆肩膀上，我往上看，發現眼淚從這看來非常粗曠的男人臉頰滾滾而下，掉落在我倆中間，那是一個男人切望別人能接待他的救主而流的眼淚。那些眼淚比任何話，都更大聲地對我的心說話。他請魏特摩先生禱告，一句一句的話慢慢從他口中出來，但不是我所期待的話語；他說出來的話跟他旁邊那兩眼矇矓的醉漢，剛剛說的禱詞一樣：『神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傑利用一個比較溫柔的語調說：『加上：奉耶穌的名。』」

「忽然聖靈開始與我們的心同證，藉著耶穌寶血的潔淨與大能，我們再一次在祂面前蒙悅納。我們曾在世上飄流，但尋找迷失之羊的好牧人找到我們了！我們已經從神自己得了重生，當我們站起來時，都帶著一種神聖的決心，從今而後要為祂的榮耀與讚美而活。那天晚上是我棄絕世俗化生活的開始。」

「一日又一日，一週又一週，我們的心越過越熱切，看起來我們不可能不繼續去那原來只想去一次的地方。雖然我們都完全知道過去荒廢年日，以及不順服神的

罪都已完全蒙赦免、被除去了，但荒廢年日的記憶卻無法消去。那記憶不只一次保守我們留在正確的位置上，又藉著聖靈的幫助，鼓勵我們向那位過去我們沒有忠誠對待的神全然降服。

「日復一日，我必須花許多小時躺在長椅上休息，好使我能在夜間忍受得住長途旅行，到水街參加聚會，並應付聚會中的興奮與張力！但有時連著幾個月，都沒有辦法真實得著休息。」

大約這時候，魏特摩太太在一位女性朋友陪伴下，參加了一次宣信弟兄 (Rev. A. B. Simpson) 主領的聚會，他曾是長老會的牧師，後來創立了宣道會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她們純粹出於好奇，而前去聽後來嫁給喬治·蒙哥瑪利 (George Montgomery) 的翟嘉莉 (Carrie Judd) 得醫治的見證。她後來成為五旬節運動的先驅之一。

「我們帶著懷疑的態度聽她講，因為心中有批評論斷，所以我們沒有從她的見證得什麼特別的益處。聚會尚未結束，我們就離開了，心中有點憐憫那些受了蠱惑，仍留下來聽那不足採信之敘述的會眾！」

在那次聚會之後，有好幾星期，我們只要聽見有人受蠱惑去相信神的醫治，我們就會責備他們，至少會憐憫他，並嗤笑他們的想法。春天來到時，我心中對神的渴慕越發加深，我很清楚地被驅使去參加第二十三街的教會，聽見許多有關神聖醫

治的見證，直到似乎有某種東西進到我裡面，使我放下我的反對，承認那些宣稱他們在接受別人的禱告後得著醫治的人，看起來擁有比我更親密地認識主的經歷。

「之後我與宣信先生有一些交通，他向我證明我可以為身體得醫治，坦然地來仰望神，如同為罪得赦免一般。帶著禱告的靈，這位屬神的人將我帶到一切力量的泉源。由於惟恐我受了不當的影響，也去相信他和跟隨他所信的事，最後我決定將自己與神關起來一陣子，因為我敏銳地感覺到這是一件非常嚴肅，並且牽涉廣泛的事。」

「有四天之久，我專心查考聖經，又藉著聖靈的幫助，加拉太書三章十三節帶著亮光與榮耀臨到我的心：「基督既為我們成了咒詛，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繼續查考其他經文，我得著啟示，知道了包含在咒詛中的事項清單：罪、疾病、和一切污穢的、以及那些會玷污身體的都是。一道神聖智慧悟性的光，照在我裡頭深處，使我在喜樂與篤定中歡呼道：「哦！這一切都包含在代贖中了！在代贖裡有何等奇妙的禮物（恩賜）！祂所賜奇妙的愛！它不但提供罪得赦免，還提供身體得醫治。一切靈魂身體所需要的，都包含在那裡了！若不是罪先存在這世上，誠然疾病不會臨到地上；惟獨藉著違背了上帝的律例，無論是知道或不知道的，才會有的結果。我們的神是三位一體神，祂賜給那些願意領受的人，也是靈魂身體三而一的福氣！對我而言，這是何等有福的啟示啊！而且它看起來是那麼簡單，那

麼容易得著！

「那四天結束時，我單獨在房間裡，我的身體已經很篤定地交託在神手中，為要得著醫治。雖然我有好幾天並未去想到我的需要，但那天晚上藉著信心，並在讚美神的態度中，祂使我能靠著神話語的權柄，宣告神的醫治。祂指示我，要驗證祂的信實，我所需要的是相信，過於感覺。」

「第二天晚上我正要上床休息時，我被引導取了一種姿勢，那是過去會帶來極大疼痛的姿勢。我再起身時，脊柱只稍感不適；過去若我不經意取了那種姿勢，必然帶來的極大痛楚完全不見了。」

「我那樣充滿了喜樂，以致感激的眼淚滾落我的臉頰，最後我禁不住呼喊道：『哦，主啊！我得著醫治了！我得著醫治了！』除了神之外，我不再看我的信心、醫治、以及一切事物；忽然一個念頭臨到我，要我再一次彎下腰來。在讚美中，我發現我的手能碰觸到地板，我再直起身來時，已經完全痊癒了，不再有疼痛或不適。我永遠無法形容那一刻，但我清楚地更多感覺到基督的臨在，以致我裡頭充滿了感恩、神聖的歡笑、以及一種可畏的感覺。祂似乎在那時、在那兒，邀請我不但為我的靈魂，也為我的身體，在祂的同在裡呼吸，並藉此吸入祂所要我得著的一切恩惠。」

「比全世界一切醫治更有價值的是，在祂賜我奇妙醫治的同時，祂也藉著聖靈的大能，使我意識到基督甘甜的內住，那是我心中從未經歷過的。」

「哦，祂不只是單純地賜下醫治，乃是使我們能與我們寶貴的主耶穌有榮耀的相交；使我們經驗祂捨棄生命時，那麼樂意地為我們成全的救恩；使我們在祂裡面，得著身體、靈魂的屬神生命，直到永遠！」

「在我進入這奇妙的醫治之後，我感覺到要繼續蒙保守自己作神榮耀的器皿，實在不過是一種神聖的信託。」

「一晚，我花一些時間單獨與神同在，懇切地尋求祂，要知道祂既這麼有恩慈地賜下奇妙的醫治，祂要我做什麼。我非常懇切地想要知道怎樣行才能將最大榮耀歸給祂。突然街頭女孩子進入我心中，這意念那麼強烈，我幾乎能聽見她們無數的腳步聲。」

「但有某一種本能使我想甩掉這念頭，因為直到那時，我仍然厭惡一切不潔淨的，所以我從來不能容忍一個活在罪惡中的婦人。即使在佈道所裡，那些女孩有時會來參加聚會，我總是將服事她們的機會讓給別的同工，自己則不願接近她們。所以看起來要接受進入我心中的這個建議，是不可能的。我雖然為著所賜給我的恩典充滿了感恩，但一下子我還是禁不住說：『主啊，我實在沒辦法跟那些我過去那樣責罵並輕視的一群人混雜在一起。你可以要我做任何事，除了這件之外！你既那樣賜恩予我，我也那樣愛你，這必然不是我的工作。』

「當我那樣愚蠢地跟祂述說祂早已全然知道的事時，一種深沉的羞恥感進到我

心中，緊接著是一段安靜的時間。祂使我知道在我心中嚴重地缺乏對那種階層之人的愛，祂在最大的溫柔中使我清楚明白，祂雖然不會要我為我所未擁有的來負責，但祂卻會要我為著沒有領受祂不變的愛來負責。然後聖靈使我記起主的話：「在神凡事都能。」並清楚向我指明，倘若我不順服這項呼召，我將錯過許多事奉及蒙福的機會。

「然後一個神聖的啟示臨到我，使我知道當我順從時，我能期待神作什麼，我會得著所需要的一切裝備，最後我一切的反對都在祂的大愛中溶化了。我從跪著中站起來，心中滿了敬拜與讚美，帶著禱告的心同意祂的願望；只是希奇祂竟揀選我這樣不配的人，來實現祂在這項特殊事奉領域中的旨意。」

「幾天之後，一位對拯救事工有興趣的女士來跟我一起禱告；然後我們帶著神所創造神聖的渴望，開始在黃昏時帶著福音火炬，到那在罪惡黑暗中失腳的人中間。她們不認識祂的赦罪，以及滿懷同情的愛。我們倆人都沒有什麼經驗，卻都相信祂能使用交在祂手中的器皿。我們在城市靠近布雷克街（Blecker St.）的下區，走過一條街又一條街，發出許多福音單張。當夜色低垂時，我們不但去探訪那些門面裝飾得富麗堂皇的罪惡場所，也包括舞廳、賭窟，以及最污穢、最下流的地方。」

「我們所看見的可怕情景，幾乎使我們無法承受。常常在幾個晚上這樣踏過街頭之後，我回到家裡，跪下來向神哭喊道：「主啊！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辦法再看見那些可怕的景象了！它使我的心破碎。」然後我幾乎可以聽見耶穌懇切、滿懷同情的低語聲：「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在那神聖的寧靜中，一切心思都服在神聖的管理之下，為這項事工安慰的應許很快地臨到我，其結果是祂的愛更加增在我裡面。在我站起來之前，我能感覺到神聖的愛催促我繼續照祂的帶領往前。」

在往後的數年中，魏特摩太太繼續探訪那些紐約街頭「墮落的婦女們」。她的勞苦那麼蒙主賜福，以致於無論是她自己，或是別人，都認定這實在是主所託付她的事工。結果在一八八九年宣道會的年會上，宣信弟兄和其同工，嚴肅地按立她負責這項特殊事工。

但經過那些年，魏特摩太太變得更確信，她「應該做更多事，而不是只不時地探訪，以及給她們一些仁慈的話語。倘若要使這些人得著建立與堅固，必須有愛的牧養與關顧；只是偶而接觸是無法作到牧養關顧的。」這樣的意念帶來一個亮光，就是必須為這些婦女預備一個家，使她們可以在其中得著重建；而這個家「必然是個不折不扣的信心事工。」

一連串的事件奇妙地發生，印證了這項帶領。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紐約東六十一街一〇二號開始了一個這樣的家。它被稱為「希望之門」，是主自己藉著何西阿書二章十五節賜給魏特摩太太的名字。

往後的六年，其活動越來越多。魏特摩太太記述說：「不久，這樣的家在別的城

市陸續興起，事工越來越繁重，一種匆忙很詭詐地潛入我的生命中。夜復一夜，你會看見我坐在書房中，面前是一大疊有待我親筆回覆的信件。我還繼續思考如何擴展這項事工。我一次又一次地觸犯神的法則，想比祂所要的更快地推展祂的事工；我很快就完全耗盡了，瀕臨崩潰邊緣。一種已經侵襲幾位我的家庭成員之腎臟疾病，正開始在我身上發動，使我生出一種恐懼，擔心有一天我將病倒。」

就在這時，死亡正在威脅魏特摩太太十七歲的愛女艾瑪（Emma）。一八九六年五月，年輕的艾瑪得了結核病。那些只有住在公園街高層社會的人，才請得起的最好的專家們，審視了她的狀況，作了最好的治療後，都覺得沒有復原的指望了。他們勸這對父母要盡力愛她，然後等著最後的日子來到。

魏特摩媽媽因著「希望之門」繁重的工作，以及需要日夜照顧艾瑪，最後終於同意去休息一段日子。在當時的情況下，她選擇了去芝加哥。她在那兒的最後幾天，才勉強同意去參加陶威博士的聚會，因為她對他有強烈的成見。

最後她去看他，並請求為她禱告。陶威博士首先非常直率地對付她，指出她的情況是由於工作過度，而那是對神律法的不順服；「神要我們更多被祂自己佔有，勝過我們為祂成就多少工作。」當她為她的工作過度悔改，並應許未來要按時休息之後，他為她得醫治作了一個簡單的禱告。之後她回去休息，清晨三點鐘魏特摩太太醒來，發現自己已經完全恢復健壯。

當然女兒能得醫治才是母親最關注的，魏特摩太太回憶道：「陶威博士賣了一下關子，他直率地問我是否願意讓孩子死去。然後他開始解釋說，神的旨意是要這孩子的生命在這世上能多結果子，來彰顯神的榮耀；但魔鬼正盡力要奪去她的性命，如果神允許的話。」

魏特摩太太被震醒而升起了信心，她自己在得醫治的光景中回到紐約，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我為我親愛的、病臥在床的女兒，湧出得勝的思想來。」她帶回一些陶威博士的單張，回到家那個下午，她將那些單張放在年輕的艾瑪病床旁的桌上，沒有多提到她自己的經驗，因為她「要神作一切的工作。」

「艾瑪拿起最靠近她的一份單張，題目是『你若肯』，她讀了四、五頁，帶著蒼白的臉色從她枕頭上往上看，說：『媽咪，我實在相信我若這樣死了，那是一種罪。你想有可能帶我到錫安去嗎？』當晚魏特摩先生回家後，同意了這趟旅程。」

（註：關於這份單張，魏特摩太太寫道：「我讀過數百本有關神的醫治之書本，我自己也寫了不止一本，但我從未讀過一份比這份單張更清楚易明，更強調神為我們的身體所定的旨意。」由於這份單張給予魏特摩一家的影響，我們將它放在本書的附錄六。）

他們立刻開始作預備工作，然後在魏特摩太太與艾瑪將啟程的前兩三晚，艾瑪「病得極其嚴重，超過以前經歷過的所有情況。」他們找來醫生，但醫生也束手無

策。雖然如此，年輕的艾瑪仍堅持主要醫治她。

在魏特摩太太與她的女兒抵達芝加哥的錫安家庭後，她們參加了一個半小時的聖經教導，然後陶威博士為艾瑪禱告。她很清楚地得著醫治，但還不是完全的醫治。之後是考驗的日子，顯然主要教導她更多的真理，其中一件是祂指示她：「每時刻仰望耶穌，是我們惟一安全之所。」然後祂要指示她，受浸禮的必要性。雖然她仍舊虛弱，還是信服了這件事，知道她必須順服主，跨出信心勇敢的步伐；並相信當她從水裡上來時，就會完全好了。事情確是這樣發生了，她在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在芝加哥一個寒風刺骨、非常冷的日子，受了浸。（她母親則是在次年八月在芝加哥受浸。）

她們兩位得了醫治的結果是，別人也受感動要信靠神的醫治，神也真的賜下釋放來。其中最突出的是接續傑利·麥奧力（Jerry McAuley），成為水街佈道所駐堂牧師的撒母耳·海德利（Samuel H. Hadley）。他嚴重的心臟病得著完全的醫治。

在往後的年日中，直到她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以八十歲高齡回到天家之前，魏特摩媽媽都一直在街頭墮落的女孩中間工作。

魏特摩太太刊在《福音之聲》（Glad Tidings Herald）的見證上說：「這是何等奇妙而蒙福的事工！祂使工作不但在本地進展，祂也藉著遍佈其他地區以及海外的『希望之門』工作。千萬人因此認識了耶穌，其中有些人現在也在為神的國勞苦作工！

一位蒙了救贖的女孩，在不到十一個月之內，引領了超過一百個靈魂歸向基督！」

在那些年間，全世界不同的城市，共有九十七間「希望之門」的家庭開放，其中第九十六個家，是邁爾博士（Dr. F. B. Meyer）所建立的。這些家庭不是以組織連結的，乃是在屬靈交通中連結的；每一個家庭都各自在其領導人之下，獨立地運作。

這位為千萬人所認識的魏特摩媽媽，是何時進入五旬節運動的，我們並不知道；但在她回天家之前有許多年，她與美國五旬節教會的先驅，羅伯·布朗（Robert A. Brown）夫婦所牧養的紐約市福音帳幕（Glad Tidings Tabernacle），一直有親密的往來。除了必須往別處服事的日子之外，她總是跟他們一道坐在講台上。布朗太太也有一些根源在錫安城，這可能是將她們二人拉在一起的原因之一。

魏特摩太太去世前兩年，《福音之聲》（Glad Tidings Herald）刊載了她一篇短短的見證，敘述她是如何與他們進入親密關係的；這關係一直維持到她被召回天家，從事更高事奉為止。她在見證中說：

「神許多次垂聽禱告而醫治了我，都是就天然而言不可能得醫治的情況。有一次我從一部車上被拋下來，我的頭有五處破了，我的脊柱也嚴重受傷，以致我有數月之久非常疼痛。但神藉著祂神聖的大能，使我從受苦的床上起來。

「還有，大約一年後，我又有一次嚴重的跌跤，將肩胛骨跌斷了，一個腳踝骨也碎了。這次神慈愛地要我找布朗夫婦來，哦，他們為那病房帶來多麼大的祝福啊！

他們的禱告給我的心帶來勇氣與盼望，雖然我在幾個月後才得著完全的醫治。他們第一次禱告時，神醫治了我的腳踝，我能毫無痛楚地舉起的我的腳。在這之前不久，我很渴望與某位真實在神面前有能力，不但在靈魂的救恩上認識神，也在身體得醫治上認識神的人有交通；所以我非常感激主那麼仁慈地，藉著他們夫婦所成全的事。

「在過往的年日中，神曾多次使我得著瞬時的醫治，但不是每一次。然而不論一個人所得著的醫治怎樣遲延，都應該記住他在讚美的靈裡等候祂的每一刻，都不是徒然的；這遲延常是預備他，使他所得著的神聖醫治更多為著彰顯神的榮耀。」

「兩年前我被一部汽車拋在地上，恢復意識後，他們將我帶回家，那次的試驗特別厲害。一位嚴謹的年長傳道人，聽見我受傷就寫信慰問我，信的結尾他提到這些年來他一直在注意我，相信我因為堅持與魔鬼爭戰到底，所以魔鬼定意要盡力剷除我。我應該振作起來，繼續往前去，畢竟像約伯的情形一樣，魔鬼沒有被允許得著那能取去我的性命之權能；「你只可到這裡，不可越過！」（伯三十八章十一節）我收到這封信之後不久，就將支架和拐杖除去。出乎許多人的意料之外，我十分驚喜地觀看神再一次在我身體上的作為，也再一次經歷常常伴隨著身體得醫治而來的，特別的提升與祝福。如今我比以往更渴望要看見，我們可稱頌的主耶穌，如何以祂無比的愛照以往所作的，繼續作工在前面的道路中。」